

北北靖靖

狩狩康康

見傳紀

聞行信聞

錄錄錄附拾遺



北狩見聞錄

曹勳編次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北狩見聞錄及其他三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虹口印刷廠印刷

北狩見聞錄

保信軍承宣使知閣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臣曹勳編次

靖康二年二月初七日晨起密報李石周訓吳玠莫儔來奏事即引對石奏曰皇帝令起居上皇皇帝即淵聖也緣金人堅欲上皇出郊前次雖已得辭今又請到南薰門廠舍拜表乞皇帝歸若表到寨中皇帝便可歸內金人意欲成本朝一段好事懇請亦無他意又密奏曰得旨爹爹孃孃請便來不可緩恐失事機徽廟沈吟曰軍前別無變動否卿無隱也朕爵祿卿等至此無以小利誤朕大事苟有他變我亦擘劃恐徒死無益石等曰倘或不實甘受萬死徽廟曰朝廷既不令南去又圍城時譬譬我不令知以至於此今日之事妄舉足則不可卿等無隱石曰不敢亂奏徽廟即令中使請顯肅皇后時后已到拱宸門外辦被複廚檐邀徽廟同行后與徽廟語少刻即索道服徽廟尋常只著道服欲出姜堯臣等進曰雖云邀駕只在門裏第恐虜情詐僞不測更宜聖裁此足似未可移徽廟曰適皇后在禁中得官家語令暫到門首端的如此怎不去得內人與近侍皆大哭徽廟曰縱或有非意亦知此事終在若以我爲質得官家歸保宗社亦無辭第恨我揖遜如禮退處道宮朝廷政事並不與聞惟一聽命未嘗犯分自處若此獲報乃爾有媿昔人多矣顧左右曰從我者聽左右皆泣從又取常御佩刀令丁孚佩之乃乘肩輿與顯肅皇后出延福宮由晨輝門而出將至南薰門雙扉俱啓徽廟曰此必番使迂方欲由就西廠舍導從圍掩軍輿出門徽廟頓足與中

曰事果變矣。呼丁孚取佩刀。而孚出門時。已爲金人搜去。至東御園門。有番使來。傳二帥起居。云到寨食罷相見。簾端視久之。番使乃昔常奉使來朝者。申初到南郊齊宮。止於大王位。從人皆攔於西城門外。並不許隨從。惟姜堯臣、徐中立、丁孚等得在左右。虜人目爲祇候人。徽廟到郊宮。虜人遣代太師沙少師等三人來奏徽廟。取向日張珏投降本朝文字。并張珏緘首一宗處分。徽廟對來使云。當日張珏投降。初未有不受之約。故納珏不疑。繼得山西軍前移文要珏。卽斬首以獻。不謂細故。上國指以爲釁。今城破國亡。禍變及此。何文字之有。況已嘗移文上國。死生一切惟命。不必以此爲目也。虜唯唯。自後更不復來取。金國凡有計議。只在淵聖皇帝御前奏稟。隔數日。一遣人起居徽廟。在寨二十餘日。徽廟自製劄子一通。令與相國。其略云。頃以海上之盟。謂歡好可以萬世。嘗招收張珏。繼蒙須索。卽令戮以爲獻。意罪不至甚。而大兵踵來。乃指以爲釁。某卽遜位。避罪南下。歸後塊處道宮。恬養魂魄。未嘗干與朝政。而奸臣伺隙。離開父子。雖大兵南來。亦不相聞報。致煩天討。宿甲臨城。至城破時。始知三關敗約之所致。蓋嗣子不能奉承大國之約。某亦失義方之訓。事遽至此。咎將誰執。尙有血誠。祈回洪聽。某願以身代嗣子。遠朝闕庭。卻令男某等乞一廣南煙瘴小郡。以奉祖宗遺祀。終其天年。某卽甘斧鉞。一聽大國之命。誠迫意切。騁待台令。劄子去後一日。有番使來云。承示文字。但三關之盟。初不恁地。止說子孫不紹。社稷傾危。雖承劄子。卻不敢背元約。更容取上伴指揮。請上皇心下不要煩惱。但且寬心。抱此劄子。徽廟令附進南京行在。訖。徽廟又製奏表。自卽位遜位。凡宮禁深密。外廷政事之失。一一剖析。深夜焚之。是夕徽廟夢與太后同載入宣德宮。奏樂整

肅覺來猶聞其餘音。至曉令報后知。三月初七日。聞張邦昌僭位。徽廟曰。邦昌若誓死節。則社稷增重。今尸君之位。猶且庶幾。但所繫至重。既立異姓。則吾事決矣。因泣下沾襟。明日臣下有進詩者曰。伊尹定歸商。社稷霍光終作漢。臣鄰徽廟且讀。且罵曰。待其歸商與漢。則吾已在龍荒之北矣。不達事機。猶有如此者。先是三月二十九日。有語分路去。徽廟同二太子由河北路。淵聖同國相由河東路。約會於燕京。是日淵聖欲肅王同行。肅王堅辭云。去歲奉旨出使。不曾避免。久違膝下。泣請甚確。始得免去。復以岐王從行。以肅王曾奉使虜中。人情稔熟。故要同去。次日徽廟率淵聖二后。諸王妃嬪。帝姬駙馬等。望城拜城中。辭違宗廟。徽廟伏地氣塞。不能起。景王掖起之。六宮無長少俱哭。震泰煙門動。虜人說此日。日色昏慘。風聲如號。移時方止。是晚報來。日啓程。淵聖同皇后太子來拜。違泣下別去。自別不知見。四月初一日起程。分路。劉家寺初見二太子。又要顯肅皇后以下妃嬪諸王帝姬皆出見。席地坐定。遣王訥譯奏徽廟云。自古聖賢之君。無過堯舜。猶有揖遜。歸於有德。歷代革運。這事上皇心下煞理會得。本國比取契丹。所得嬪妃兒女。盡分配諸軍充賞。以上皇昔有海上之恩甚厚。今盡令兒女依舊相隨。服式官職。一皆如故。因勸酒曰。事有遠近。且放心必有快活時。徽廟但致謝曰。當日爲兄弟。今日爲囚虜。豈奔運數。尙賴太子保佑。全活千口。近嘗求代嗣子。遠朝大國。望爲主張。太子曰。上伴不肯。徽廟曰。兩朝主盟。惟某獲罪。非將相之過。實某罪在天。故請以一身仰答天譴。願不及他人。太子曰。此意甚好。莫到燕京。別有文字來。於是酒五行。二太子面請王婉容位。帝姬與黏罕次子作婦。許之。飯罷歸寨。自此不相見。但日送鷄兔魚肉酒果。徽廟

答以病在車中無心飲酒食肉願早承來旨燕王以途中乏食薨時殮以馬槽猶露雙足就塞外焚化徽廟勅令人堅欲攜行徽廟止至晚徽廟伏其骨哀甚曰吾行且相及時執兵虜人亦皆泣下過洛州二太子請徽廟看圍場飯後遣馬并紫轍來迎同行於田野中看圍獵已而馬皆負所得狐兔忽有二人在徽廟馬前立太子指曰此上皇故臣郭藥師張令徽既見二人皆再拜令徽卽退藥師獨扣馬跪奏曰念臣昔與上皇爲君臣向在燕京死戰數回力不能勝遂歸金國有負上皇恩德言訖淚下又再拜徽廟宣諭曰天時人事理合如此但當日欠一死耳太子曰藥師煞忠於南朝徽廟曰藥師未嘗抗禦大兵而收功過厚豢養至此卒貽大禍太子曰此人不忠於天祚則必不共於南朝徽廟曰是是徽廟過河數日宣諭曰我夢四日竝出此中原爭立之衆不知中原之民尙肯推戴康王否臣曰本朝德澤在民至深至厚今雖暫立異姓終必思宋不肯歸邦昌幸寬聖念又曰我夢想不妄第記此夢次日宣諭臣曰我左右惟爾後生健步又備知我行事我欲持信尋康王庶知父母繫念於彼及此行艱難勳曰仰賴天威可以伺便冒圍而出願不辱命得達聖心是晚下程徽廟出御衣衣襯一領俗呼背心拆領寫字於領中曰可便卽真來救父母并押計九字復縫如故付臣勳又索於懿節皇后得所戴金日銀子一隻雙飛小胡蝶俗名圓高飛云是今上皇帝在藩邸時製以爲的驗及皇太后信令臣勳見上奏之詔誥丁寧且泣且囑曰無忘吾北行之苦又以拭淚白紗手帕子付臣曰見上深致我思念淚下之痛父子未期相見惟早清中原速救父母此外吾不多致語言氣已哽吾顫矣俟到燕山爾乃去懿節皇后初取環子與沈押班令付臣曰到時傳語大王

願早如此環。遂得相見。并見吾父。幸道無恙。皇太后以下皆哭。徽廟聖訓曰。如見上。奏有可清中原之謀。急舉行之。無以予爲念。且保守宗廟。洗雪積憤。又宣諭曰。藝祖有約。藏於太廟。誓不誅大臣。用宦官。違者不祥。故七聖相襲。未嘗易轍。每念靖康中誅罰爲甚。今日之禍。雖不止此。要知而戒焉。徽廟又令奏上云。恐吾宗之德未泯。士衆推戴時。宜速應天順民。保守取自家宗廟。若不協順。記得光武未立事否。又宣諭。曾密賜上馬價珠犀合子等物。又上曾說欲決河灌渡河番人等事。以爲密驗。臣在虜寨臨行日。恭奉皇后宣諭。令奏上曰。主上再使軍前。欲就鞍時。二后泊宮人送上至廳。有幼女名招兒。見四金甲人。狀貌雄偉。各執弓劍。擁衛上體。女指示衆。衆雖不見。然莫不畏肅。太后當時悟曰。我事四聖香火。謹謂京師四聖觀必有陰助。今陷虜中。愈更虔事。自後夜深。必四十拜乃止。更令奏上。宜嚴崇奉。以答天貺。臣扈從時。太后未知主上。即使嘗用象戲局子。裹以黃羅。書康王字。貼於將上。焚香禱曰。今三十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字入九宮者。主上必得天位。一擲。其將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太后手加額喜甚。臣下拜即奏。徽廟大喜。復令謂太后曰。瑞卜昭應異常。便可放心。卿等可賀我。臣等皆再拜。太后因此以子代將。將不易。道過堯山縣。進早膳。有燕人百餘人。守徽廟所乘車。語臣曰。上皇活燕民一十餘萬人。我輩老幼感恩不已。願識天表。因具以奏。徽廟爲揭簾見之。皆羅拜曰。皇帝活燕人十餘萬。陰德甚多。即見回鑾。不須憂抱。徽廟曰。汝等知當時救護之力耶。吾獲謗不少。今困厄反甚於汝輩無食時。豈非天也。燕人各嗟惋而去。徽廟在路中苦渴。令摘道傍桑甚食之。語臣曰。我在藩邸時。乳媼曾噉此。因取數枚食甚美。尋爲媼奪去。今再食而禍難至。

此豈非桑實與我終始耶。至真定府。徽廟乘馬。與二太子竝騎入門。前有引旗。寫太上皇帝。府中兩街居人見旗皆慟哭。虜人不較也。舍於府園淨淵莊牛門。請徽廟看打毬。自二太子以下皆入毬場。徽廟與肅皇后在廳上看打毬。罷行酒。少頃侍中劉彥宗具傳太子之意。跪奏云。聞上皇聖賢甚高。欲覓一打毬詩。其請頗恭。徽廟云。自城破以來。無復好懷。遂作一詩。寫付彥宗曰。錦袍駿馬曉棚分。一點星馳百騎奔。奪得頭籌須正過。無令綽撥入邪門。打毬家語。皆彥宗捧讀稱嘆。卽與太子又番語似講解其義。太子點頭。令諷誦數徧。乃起謝。徽廟亦謝其恭也。二聖旣出城郭。於南郊大王位。虜排長木爲障。障外有兵。每數步一竅。容人看外。外亦窺內。虜日以肉菜米麪內人相博易。閒語曰。南朝有兵到某所矣。次又曰。主上提兵十萬在河北。每金人車馬過河。卽奪去。大軍所以未敢離此。語訖。卽故睨左右。如金人旁來之狀。色有畏而不敢留者。人遞以奏上。衆皆喜爲不日救至。又數易倚牆器械。卻用郊禮。盡木槍戟。復有病人如傷中包裹。臥於牆下。云西南有錢相公兵四五十萬來。刀槍將去陣上。強壯人皆往迎敵。會天大風。喬貴妃製絳紅袍備緩急。兵至卽以衣徽廟。爲出奔之計。每十數日。卽他語。一新柵中觀聽。臨行猶傳有兵相尾。然了無來音。後乃知計。姑以緩聖心。及愚衆人。虜謀多此類。徽廟北狩日。乘平日宮人所乘牛車。牛五頭。兩虜牽駕。不通華語。次顯肅皇后。次廚及本殿一行內人車。伏計八百六十餘量。自過河經瀋州城外。虜騎約攔百姓不得看。惟賣食物數人近前。臣以銀二兩博換飲食。賣人知是徽廟。卽盡以炊餅藕菜之類上進。反銀而去。自過此州。卽行生路。步人斫窠木。騎軍曳枝梢。水淺則填以爲柴路。深則疊以爲甬道。跋涉

荒遇旬月不見屋宇。夜泊荆榛。或桑木閒。艱難不可言。雖大雨亦行。泥深沒脛。車牛皆屢死壞。亦不容補。死就斃其肉而去。人行稍卻。則落後軍馬從而勦除。至暮下程。卽以車前轅內嚮。遠三面而如射帖。又斫枝梢。繚以爲鹿角。持兵備外。嚴於出入。旋鑿井及打柴草。分給造飯。然近水處不肯住坐。一行苦乏水。遲飯大半委頓。自後習知遇有水處。卽遂車房院內人各下車取水。負薪而從。自後稍得趁明造飯。飯罷卽支散路糧。徽廟與顯肅皇后共破一羊。粟一斗。諸王帝姬及閣分或四位破一羊。或六位破一羊。米則計口人給二升。惟皇太后懿節皇后別有館伴二人。早暮必來瞻見聖容。如未見。須候見乃退。餘房院無館伴。至真定府。方得入城。歇住兩日。盡換牛。蓋自京至真定。牛多無草喫。極疲悴。死者十四五。至是故換過。真定府中山行稍緩。日亦行五六十里。臣勦向在龍德宮。因奏事宜。春殿閒暇。恭承徽廟宣諭四事。亦附於后。

徽廟在襁褓時。晝臥忽臥。處屋棟中折。欲墮復續。其聲達前殿。乳媼急抱徽廟起。梁卽墮所臥榻上。哲宗晏駕。太皇使縛秦玠等二侍醫於甯福殿前。將付有司。已而迎徽廟入立。二醫見徽廟過。驚曰。此八彩之眉。一人之尊也。使王趣上於後。安能久耶。左右因以奏太皇。太皇釋之。

及和丁酉。徽廟夢虜人數百。列坐宣和殿下。旣寤不自得。因令禁止番裝。宣和閒燕人歸朝。因曲宴郭藥師。政趙韓正等數輩。復令近侍列坐宣和殿下以禳之。

宣和七年南郊。是日陰重。侍衛寒肅。薄晚。徽廟密祈晴霽。不食頃。陰雲自卷。從北去。東西一縷雲收之痕。

如界移時天地清徹星斗燦然。徽廟顧侍衛者曰。從來郊祀未有景貺若是之異者。遂製稱謝密詞曰。雨露未沾。念密雲之直上。馨香旁達。徹夕月之當中。

北 狩 行 錄

蔡 偉 撰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北狩行錄

宋 蔡 偉 譔

丁未年二月七日。太上初出青城。三月二十八日起發。隨行宗族官吏。遠觸炎熱。不諳風土。飲食不時。比至燕山。病者幾半。盡出所有衣物。命李宗言貨易藥物。修合給賜。十救八九。寓止燕京延壽寺。宗室自漢王仲理以上。別居仙露僧舍。有糧食不給。形體裸裎之人。太上聞之。惻然。謂姜謬曰。宗族流離若此。甚憫念之。卿爲予細取索等第。具一日來。欲將軍前所送生絹一萬匹。除給散隨行親族官吏等外。盡周之言。訖不覺泣下。謬亦嗚咽流涕。具日以聞。遣姜謬支散。

幹離不在會城。太上面陳南北利害。敍結好休兵之意。興滅繼絕之道。詞發涕零。義形於色。北人傍觀植立若堵。無不感歎。至有揮涕者。元帥無語。但首肯久之。

行在統屬之人。謂之都管。有職小官。卑充其任者。然既是統轄。卽令押班起居衙楊師道具此以聞。太上曰。自有本朝雜壓。不可爲在此間。頓改舊制。

太上自燕京遷居虜部相府院。每思宗社。寢膳俱廢。一日謂都尉蔡偉曰。宸極失御。播越至此。觀其前載厄運之困。古今未有。荷天眷祐。建炎中興。億兆攸歸。奄有江左。雖居沈劫。思有以少助維天之祚。今草得一書。欲厚遣本路都統。求通於左副元帥。卿爲我與秦檜商量。更潤飾之。偉曰。聖述高妙。非臣等所及。是

時秦檜亦寓中京。初大金軍至城下，以議上徽號，邀請淵聖皇帝，遂留宿青城，而改朔不敘議。至六月六日，有易姓之命，翌日請太上同太皇太后嬪妃諸王駙馬，一應皇族盡出，遂議置君，乃會城中共舉，乞立張邦昌。檜職在御史，奮不顧身，歷陳邦昌平日履行，身爲宰相奉使，不死國難，而欲主承大器，非檜所聞。旣不能盡忠於本朝，則何以效節於大國？乞立趙氏以慰民心，不從。旣而太上北遷，知檜等輩欲立趙氏，謂蔡絛曰：「天祚我宋，宋必有主。今聖慮若此，定膺昭格，文華理勝，雖游夏不能措詞。明日具酒殽，邀本部都統，後聞其書得達粘罕，其書曰：『某自北來，衆所鄙棄，獨荷左右見憐，故知英雄度量，與俗不同也。嘗欲通書於左右，而自卜自疑，因循至今。某聞惟大英雄之人，然後能聽大度之言，敢略陳固陋，惟左右留神省察。』」古之君子，莫不以濟世安民爲己任，故有一國士者，止能安一國之人；有天下士者，然後能安天下之人。是以堯舜禹湯之君，而輔以皋夔稷契之臣，則日月所照，風雨所及，莫不被其澤，載在典籍，昭然可考，不止一二陳也。且以近事言之，昔唐之太宗，起自晉陽，奄有天下，征伐荒外，西破高昌，北擒頡利，可謂黃帝之師，莫強乎天下也。而遠思長久之計，知突厥稽首戴恩，嘗爲北藩，故唐之亡也，終賴沙陀以雪國恥。又匈奴冒頓單于圍高祖於白登，七日不食，當時若欲取之，如俯拾地芥，冒頓單于不貪近利，以爲遠圖，使高帝得歸，以奉祭祀，故得歲受繒幣，舉中國珍寶玉帛，奉約結好。後匈奴國亂，五單于爭立，終得宣帝擁護，呼韓近契丹耶律德光，責石氏之失約，長驅至汴，舉石氏宗族，遷之北荒，然中國之地，亦不能守，以至糜爛灰燼，數十年之間，生靈肝腦塗地，而終爲劉知遠所有。比之唐太宗冒頓單于，其英雄度量，豈

不爲相去遠哉。先皇帝初理兵於遼東，不避浮海之勤，而請命於下吏。蒙先皇帝約爲兄弟，許以燕雲，適雲中妄人嘯聚不逞，某之將臣異懦，懷首鼠之兩端，某以過聽，惑於謬悠之說，得罪於大國之初，深自剋責，去大號，傳位嗣子，自知甚明，不敢怨尤。近聞嗣子之中，有爲彼人之所推戴者，非嗣子之賢，蓋祖宗德澤在人，至厚至深，未易忘也。不審左右欲法唐太宗冒頓單于，受興滅繼絕之名，享歲幣玉帛之好，保國活民，爲萬世法耶？抑欲效耶律德光，使生靈塗炭，而終爲他人所有耶？若欲如此，則非某所知。若不欲如此，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諭嗣子以大計，使子子孫孫永奉職貢，豈不爲萬世之利哉？伏惟左右以命世之才，當大有爲之時，必能聽大度之言也。昔人有爲趙使秦者，秦問趙可伐與？趙使荃曰：里人有好色者，好色之患，世所共知，而母言之則爲賢母，妻言之則爲妒婦。今日之事，大類是矣。惟麾下多賢，必能審處，言欲盡意，不覺覩縷，伏望台慈，有以鑑察，幸甚幸甚。

太上天資好學，經傳無不究覽，尤精於班史。下筆灑灑，有西漢之風。每謂行在諸臣曰：北狩以來，無書可閱。一日聞外有貨書者，以衣易之。

戊申八月入見，盡縱韓州之民出而寓焉。

春秋博士廢之久矣。諸王有得此書閱者，太上聞之不懌，宣諭蔡絳曰：春秋之書，多弑君弑父之事，爲人臣子者，豈宜觀哉？絳頓首從容對曰：春秋者，魯之史記也。周德既衰，君臣失守，上下無別，孔子所以懲惡勸善，以正褒貶，使後世知懼。凡君子之所疑而不決者，至春秋而後定。故司馬遷曰：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爲人君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臣而不見。後有賊臣而不知。爲人臣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願陛下試取一觀之。他日倖因奏事。太上謂曰。比取春秋讀之。始知宣聖之深意。恨見此書之晚。自是披覽不倦。凡理亂興廢之跡。賢君忠臣之行。莫不採摭其華實。探涉其源流。鈎纂樞要而編節之。改歲籥而成書。臣嘗侍乾龍節宴。太上賦詩以寄淵聖。許令和進。因用親仁善鄰事。太上曰。此出春秋。特蒙宣示。以爲榮觀。

太上皇有見聞。未嘗隱情。每聞獻納。喜見於顏。數令楊師道宣諭曰。若志慮未及。不時見教。崇奉祖宗。本乎天性。非勉強僞爲之也。每西南望。佇目久之。謂左右陵寢在何處。泣數行下。遇忌辰。輟膳流涕。盡日出入。追慕不已。有獻新者。必薦而後嘗。雖在蒙塵。不忘教子以義方之訓。每諸王問安。必留之坐而賜食。或賦詩屬對。有兩聯。今附於左。太上曰。方當月白風清夜。故鄆王楷對曰。正是霜高木落時。太上曰。落花滿地。春光晚。莘王植對曰。芳草連雲暮色深。餘皆類此。

宗室晉康郡王孝騫以下九百四人。朝廷遣赴韓州同居。相見之日。爲之感動。撫問再三。至於流涕。遣杜遵道計置薪米。均行給賜。莫不安居。差孝騫仲晷主管御名宗職事。以室中有挾私恨而致訟者。紛爭不已。全失禮容。降詔曰。日來宗子不遵憲度。失於長幼之序。各挾私憤。以成仇怨。爭訟不已。豈不知身寄他鄉。復得聚會。何幸如之。故閱禮義之言。用勸無知之輩。且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至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特申庭訓之方。以示睦親之義。宗室可